

# 刘鹗的家国情怀

许文金



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的《自叙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吾人生今之时，有身世之感情，有家国之感情，有社会之感情，有宗教之感情。”从以下事迹中，可见其“家国之感情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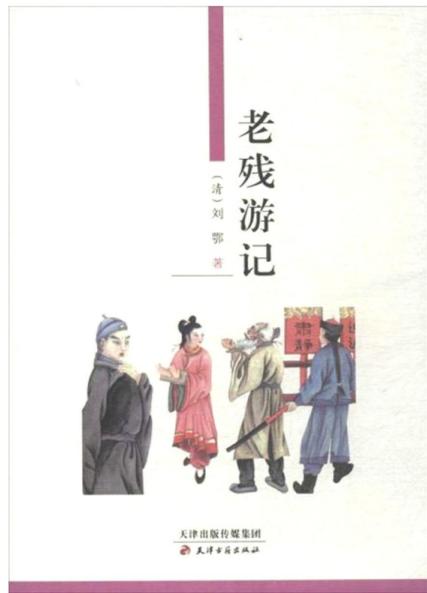
(一)

先说治河，还得从大运河说起：大运河自诞生以来，一直担负着漕运的任务，以致延续了两千年之久；特别是元明清时期，一度是通过国家的力量来维修建设，以保证它的贯通。随着漕运的兴起，在大运河沿岸，形成了大运河文化带。而随着漕运总督府在淮安的落地生根，使淮安逐步跻身于“漕运之都”的地位，成为与杭州、苏州、扬州齐名的繁华都市。但是，后来由于水源短缺，特别是黄河夺淮，致使大运河的生命常常处于脆弱的状态；大运河的生态以及大运河文化，也一直受到黄

河的影响。市北，穿安徽省砀山县北，历江苏省丰县南，过徐州市区、铜山县、睢宁县，经宿迁市宿豫区、泗阳县南，至淮安市北清口（泗口）再折向东北，流经水县南、滨海县北，直到滨海县东北方向的大淤尖村套子口入黄海。全长728多公里，史称“黄河故道”或“废黄河”、“淤黄河”。这是黄患造成的“杰作”，在历史上延宕了六七百年之久。

而淮河本是一条河槽宽深，出路通畅，独流入海的河流。由古沂河流入古泗河，经古泗河至淮安清口注入淮河，过山阳湾，至原淮水云梯关（即今响水县黄圩乡）入海。先前海潮甚至一直曾上溯至盱眙县北。由于黄河屡屡决口，多次鸠占鹊巢，夺流入淮，一度使淮河不堪重负，以致衍生诸多水患。

从1194年黄河决口拉开夺流入淮的序幕开始，此后的七百多年间，黄患不仅干扰了淮河的秩序，也大大影响了大运河的生态，更影响了漕运。



患的直接影响。

黄河是悬河。据《黄河志》统计，历史上黄河决口泛滥高达1500余次。其中较大的改道有230余次，而重大的改道就有6次。黄患对淮河流域以及大运河的影响始于第三次重大改道。黄河第三次重大改道发生于北宋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这一年，黄河在今濮阳决口，从此形成北、南两支泄水河道。

第四次重大改道发生于南宋建炎二年（1128年）。当时东京留守杜充以水伐金，人为地决河于今滑县李固渡，导致了黄河由泗水入淮，从此拉开了黄河夺流入淮的序幕；但其时入淮的水流量只占十分之四。到了金大定八年（1168年），黄河再次决口于李固渡，终于形成了南流。其尾流直接从徐州由泗入淮。之后，金明昌五年（1194年），黄河泄水道北支已大为减弱，黄河洪水大部分由泗入淮。从而掀开了黄河夺流入淮并由淮入海长达700年的历史。

黄河第五次重大改道，发生于1232年，也是人为造成。这次决口于归德凤池口（今商丘西北）。这次改道的后果是形成了多条泄水河道。而对于淮河流域的里下河地区来说，简直是致命的。主要有：夺淮入淮；夺汴、泗入淮；夺涡入淮；夺颍入淮。1351年，贾鲁治河，挽黄河东南由泗入淮的故道。其走向为：由今兰考县东至曹县南，继至商丘北，再至砀山西北，又至萧县北，经徐州入泗河，再由泗入淮。到了明初，黄河基本以贾鲁河为干流。明中叶以后，形成多股并存的态势。主要有：夺颍入淮（史称大黄河）；入贾鲁河（史称小黄河）；夺涡入淮；夺淮入淮；由曹县、沛县入运河；由曹县、鱼台入运河。从此，淮河早已面目全非，大运河更受到重创，淤积，溃堤，断航，时有发生。

黄河决口造成的夺流入淮，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干道：自河南兰考北向南，绕民权县、商丘

市北，穿安徽省砀山县北，历江苏省丰县南，过徐州市区、铜山县、睢宁县，经宿迁市宿豫区、泗阳县南，至淮安市北清口（泗口）再折向东北，流经水县南、滨海县北，直到滨海县东北方向的大淤尖村套子口入黄海。全长728多公里，史称“黄河故道”或“废黄河”、“淤黄河”。这是黄患造成的“杰作”，在历史上延宕了六七百年之久。

而淮河本是一条河槽宽深，出路通畅，独流入海的河流。由古沂河流入古泗河，经古泗河至淮安清口注入淮河，过山阳湾，至原淮水云梯关（即今响水县黄圩乡）入海。先前海潮甚至一直曾上溯至盱眙县北。由于黄河屡屡决口，多次鸠占鹊巢，夺流入淮，一度使淮河不堪重负，以致衍生诸多水患。

从1194年黄河决口拉开夺流入淮的序幕开始，此后的七百多年间，黄患不仅干扰了淮河的秩序，也大大影响了大运河的生态，更影响了漕运。

(二)

据《清史稿河渠志》载：清光绪十三年六月（丁亥，公元1887年）。黄河在河南省郑州决口，黄水夺溜，由贾鲁河入淮，直注洪泽湖，而正河断流。其时，不但中牟、尉氏、扶沟、太康、鄆陵、沈邱、鹿邑等县都成了一片泽国，水深四五尺至一二丈不等，并有东冲里下河地区或南灌扬州之势，可能直接破坏漕盐，并激起颍、寿、徐、淮一带农民起义的危险。清政府手忙脚乱，飞派绍诚、陈宝箴、潘骏文等大臣赴郑州帮助河督成孚、豫抚倪文蔚襄理河务；派礼部尚书李鸿藻、刑部侍郎薛允升续往勘察，又派李鹤年代成孚为河督。结果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仍于事无补。搞了一年，至翌年三月（1888年），641丈的工程尚有30余丈不能合龙，只好奏请等秋汛平后续办。清廷大怒，下谕切责：成孚、李鹤年均发往军台效力；李鸿藻、倪文蔚皆降三品留任；另调广东巡抚吴恒轩署河道总督，办理河务。而吴氏乃一位金石考古专家，对水利并不懂行；面对那30余丈缺口，也一筹雾水……

消息一出，全国哗然。深受黄河夺溜入淮之害的两淮官民，人心惶惶。昔日大运河上穿梭往来的漕船一下子也稀疏得难以一见。此时，住在大运河畔地藏寺巷内的刘鹗坐不住了。他几乎每天都在附近的运河堤上徘徊，可谓听惯了哨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；面对冷落的河道，内心却一直在盘算如何一展自己的抱负，为国家效力，为人民谋福祉。这些年来，他埋头读书，钻研各种实用之学（学术界称之为“杂学”）；治河学，亦在其涉猎范围之内。面对黄患造成的衍生灾难，他更是认真总结历史上治河的经验教训，琢磨治河之策。二十四岁时，他就成为太谷学派的高足弟子，早就确立了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人生观；努力践行太谷学派的核心价值观：“万物皆我胞与，不以一夫之饥而饥之”；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终于，在其兄刘渭清的鼓励之下，他决定利用家学和平生所学，一露锋芒；加上有青少年时一度曾随父任在河南，耳闻目睹了其父刘成忠在河南任上治理疏浚贾鲁河的过往和经历，直想小试牛刀，决定毛遂自荐，投效郑州河工。

当时，不乏有人给他泼冷水。有人讽他：治

黄河是朝廷上的事，你不过捐了个同知，只是空有其名，身份与一介草民何异！以区区一无名之辈去投效河工，岂不笑话？万一于事不济，下场何其不堪！

更有人劝他：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河患远在河南，千里之遥，关你何事？

刘鹗则不以为然。在他看来：河患虽远在千里之外，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，如果堵不住决口，将仍然会危害两淮，破坏大运河的航道，兹事体大，历史的悲剧将会再度上演。这是关系到治标与治本的大问题，岂容小视？只有从源头上根治黄患，才是关键所在。

他终于信心满满，打点行装，自备盘缠，从淮安家中出发，孑身赴豫，谒吴投效。这一年，刘鹗才32岁。

(三)

时任河道总督吴恒轩起初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并不以为然；他对金石考古擅长，于河工却隔行如隔山。面对激浪汹涌的决口，一时难求良策，进退维谷。刘鹗向吴恒轩陈述了自己的治河主张，这位吴大人根本不甚了然；于是，刘鹗又旁征博引，力陈历史上治河能臣王景、潘季驯、靳辅诸家言论，吴大人正在脑闷肠愁，莫衷一是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好采用刘鹗的办法去行事，并按刘鹗的意见进奏朝廷。奏疏中说：“筑堤无善策，镶埽非久计，要在建坝以挑溜，逼溜以攻沙，溜中筑坝，河不著堤，则堤身自固。”其实，这就是刘鹗所说的“筑堤束水，束水攻沙”的办法。在刘鹗的现场策划之下，到了这年的冬天，郑州段的黄河决堤果然合龙，朝廷大喜，实授吴恒轩河道总督。吴也十分得意，为此专门刻了一方“龟”字圆形图章，以纪其胜。从此，对刘鹗便刮目相看，赞赏有加。

刘鹗也因此一炮而红，声动朝野。吴恒轩也因此保举刘鹗，奏准朝廷以道员任用。而刘鹗却将这份功名让于长兄孟熊；吴大人虽然感到讶异，却“可了其请”。

郑工合龙后，刘鹗被“留豫提调测绘《豫鲁三省黄河图》”。到了第二年的二月，在刘鹗的奋战之下，经过实地考察和丈量，历时十个月的《豫鲁直三省黄河图》成；共五册，150篇，合之则成一图。

光绪16年，庚寅，公元1890年。春三月，山东巡抚张曜闻其名，便咨调刘鹗来山东办理河务，委充黄河下游提调官，从此却延宕了刘鹗长达七八年之久的黄河任上的蹉跎岁月。

张曜本是一介武夫，平捻军，战新疆，为满清朝廷南征北战，大大小小打过几百次胜仗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成为与左宗棠比肩的民族英雄和中兴之臣；于治河却不在行。与吴恒轩不同的是，他一时并不能相信刘鹗的建言。刘鹗由于身份不显赫，人微言轻，在工作中曾多次受到同事的白眼，排斥乃至掣肘。那些围着张曜抱团的一众幕僚，都笃信“不与河争地”以及“废除民埽，拓宽河身”的错误主张，刘鹗一予以驳斥；结果仍于事无补，终至黄河决口，酿成齐河县一带的大水灾；造成方圆百里沦为水乡泽国，数十万人流离失所。这本是可以避免发生的悲剧，乃由治河方法失当而造成；后来被刘鹗作为素材和实录，写进《老残游记》当中。在惨痛的悲剧面前，那些幕僚尽管稍有收敛，但还是茫然失从。刘鹗费尽唇舌，力排众议，耐心地进行说服和疏导，甚至进《治河七说》以正视听，力主“束水攻沙”之说，更提出“同河”（即蓄水库）“播河”（即分洪）的主张，其实这些都是符合科学原理的。也是在无奈之下，张曜才不得不“然其说”。期间，这山东段黄河也时有决口，刘鹗总是亲临现场，指挥调度，且常常夜以继日，难以归宿；正如罗振玉在《五十日梦痕录》中所言：“光绪戊子，河决郑州，君慨然欲有以自试。以同知往投效于吴恒轩中丞。中丞与语，奇之，颇用其说。君则

短衣匹马，与徒役杂作。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，悉任之。声誉乃大起。”在刘鹗的努力运作之下，山东段黄河险情也终于化险为夷。期间，他还跋山涉水，通过实地考察，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：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。

不久，张曜死于山东任上，继任者福润爱才如渴，能抛却门第之见，专片保举刘鹗“奇才异能”，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，“以知府任用。”

且看福润的奏片：“尚书銜山东巡抚福片：再候选同知刘鹗……光绪十六年，经前抚臣张曜咨调来东，委办河务。该员向习算学河工，并谙机器、船械、水学、力学、电学等事，著有《勾股天元章》《弧三角术》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等书。前河臣吴大澂，前河南巡抚倪文蔚于郑工合龙后，测量豫鲁直三省黄河，绘图呈御览，即委该员办理。其所著各书，考据尚属详明，有益于用……奴才查该员刘鹗，洵属有用之才……查该员学术渊源，通晓洋务，合无仰恳天恩，准由奴才将该员刘鹗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，以备任使之处”。言之凿凿。可见对刘鹗才能的赏识和器重。

这里要单表一下《历代黄河变迁图考》：“此著以河道绘图为主，解说附之。共图十幅：一曰禹贡金河图，二曰禹龙门至孟津图，三曰禹河孟津至大陆图，四曰禹贡九河逆河图，五曰周至西汉河道图，六曰东汉以后河道图，七曰唐至宋初河道图，八曰宋二股河图，九曰南河故道图，十曰见今河道图。其解说乃取尚书，孔传，水经图注以及黄河沿线各州县志诸书，而其解说详明，绘图精致。”涉及到测量、数学、考据、文史、水文、地理、绘图等多种学科的知识，且技能，尤为不易。不知刘鹗为此吃了多少苦头！为了求得精准的方位和数据，不得不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作实地丈量；还常常要翻阅、查找沿线各州县的志书、档案，逐一进行审核校对，以求精密……因此，即便给刘鹗冠以一个水利专家的名号远不能概括之。可见刘鹗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和大家。

(四)

再说请筑津镇铁路：

刘鹗主动请缨，自告奋勇参与黄河的治理且卓有成效，体现了刘鹗的远见卓识；其实，他是下了一盘大棋。往小处说，是出于其与大运河和淮安难以割舍的情结；因为，保住了黄河，就是保住了黄泛区，保住了大运河。往大处说，则体现了刘鹗的家国情怀，也正是在践行他那“以养天下为己任”的人生信条！

其实，黄河河患对两淮地区及大运河文化和经济繁荣的影响也是致命的。刘鹗在淮安大运河畔生活的年代，大运河的漕运正由辉煌逐步趋于衰落。作为漕运之都的淮安，也早已风光不再；而究其根由，则发端于黄患。在他看来，治好了黄患，可保人民安居乐业，国家也可节省大量财政支出。更可保大运河漕运无虞，至少可以使淮安这个“漕运之都”可以再度焕发青春，重振雄风。

到了1900年，清政府下令由漕粮改征银两。翌年，清政府甚至下令停止漕运，致使这条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寿终正寝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刘鹗早就殚精竭虑，另辟蹊径，为找回大运河失落的繁荣寻找新的出路。终于，他灵机一动，蹭洋务运动的热度，上书朝廷，建议修筑一条由天津为起点，镇江为终点的津镇铁路。当然，他没有忘记，把故乡淮安也连接其中。他首先说动了朝廷重臣王文韶。因为此时的王文韶，是李鸿章死后的继任者。尽管这位仁兄素有晚清官场上“不倒翁”的“盛名”，一直秉承着谨言慎行、左右逢源的处世和为官之道，但一看到刘鹗呈送的折子，掂量了半天，还是表示首肯；在他的运作之下，朝廷也获得通过，甚至做了准备工作，手上上马。后来，如果不是张之洞出来干预，动议改为津浦铁路，再加上镇江籍的京官跳出反对，这条铁路本可有望建成，淮安将会重拾丢失的繁华。可惜，历史上没有假设和如果。不过，刘鹗与淮安及大运河的情结却丝毫没有减损。

尽管刘鹗的出生地在镇江丹徒，但他死后仍归葬淮安。他一直把淮安当成自己的故乡看待并情有独钟。他对淮安还是充满感情的。这可以在他的诗作《忆丙子岁二十六韵》中找到印记：“岁纪丁红鼠，冲寒返故乡。”“江湖愁日下，风雨返山阳”；“南河寻故址，西坝访新庄”。其中，“故乡”、“山阳”就是指淮安；“南河，西坝，新庄”则是指淮城运河段西侧的某些地方，当时乃人车辐辏的热闹之所。

而淮安地藏寺这个家，一直交由其能干且持家的衡氏夫人打理，直到她高龄后才黯然谢世。而刘鹗，在淮安的这个家，陆陆续续也生活了若干个年头。

在刘鹗的成名之作《老残游记》（二集）第七回中，还特意安排一大篇幅，更是把与他在地藏寺的家毗邻的勺湖描写得风光无限。那年头，大运河与勺湖是连通的，是运河的水滋润了这方天地。且看：“湖西便是城堞，城外帆樯林立，往来不断。到了薄暮时候，女墙上露出一角风帆，挂着通红的夕阳，煞是入画。”这简直就是把王维在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诗中的“渡头余落日”的诗意散文化。原来，“铁打的淮城”竟有这么一个风光旖旎之所在！其它如：高雅的“辋川园”（此辋川园非王维所居的辋川园，之所以借用其名，当另有深意），风景无尽；堪称人间极品名为“蓝田碧玉”的月季花，气味芬芳，馥郁袭人；小桥流水，辉映着蓝天白云；更有红曲栏杆装饰成的花墙，步步有景；满湖荷花，逗妍斗奇；散花斗室，富丽堂皇；“海渡杯”的船房，名之为“银汉浮槎”，妙韵天成；水榭“秋梦轩”，张罗着“半城都能香透的紫藤花”；大悲阁的钟声梵语，敲皱了一泓湖水，响彻了这方童话般的小世界……勺湖，这颗镶嵌在大运河畔的璀璨明珠，被描写得仪态万方，诗意盎然。美美的运河水，悠悠的乡愁，无不牵引着刘鹗对运河、对故乡淮安的无限眷恋和不尽的诗意情愫……

治理好桀骜不驯的黄河，力主兴建津镇铁路，仅此两项，足见刘鹗满满的爱国情怀！

